



史記
觴

三



史記簡卷三

西播 岡白駒著

吳太伯世家第一

文身斷髮

文身謂刻其肌膚以丹青涅之也

自號勾吳

吳越春秋云吳人或問何

像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按勾者取義於戟之勾勾猶枝也不敢荆蠻義之見太伯之所為而義之也當幹故曰勾吳或以為義讓賢非矣避季歷而及於昌之賢其驗在後當時無得而稱荆蠻焉得識之太伯為人唯是如此故雖蠻貊義之耳

夏虛

虛與墟通

周北虞公

虞仲之後

十二世而云云

吳自周章之子熊遂

至勾卑十二世

虞滅二世

此亦以吳言虞滅經二世而至壽夢

君義嗣

君斥諸樊乃

舍之復強之猶未也杜預為是勤而不怨勤勞也是其先凶

乎政治形於聲其煩碎知不能久大風也哉大國之風哉其周公之東乎

工歌幽七月居幽之首季札所聞者即七月篇也按周公遭二叔之變出居於東作七月詩即是也故季

札聽之曰其周公之東乎居於東與東征杜注混之謬矣說見鴟鴞篇補義以德輔此

若以有德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杜預云有哀音可謂善解

矣王肅非也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此言文武遺民也杜注謬矣周衰尚在鎬京無

餘俗矣緣有殷王曲而有直體近而不偏杜注云謙退

也偏遷而不淫此皆語其嚴服解非是復而不厭重復而不厭廣而不

宣志雖廣大而不宣揚處而不底雖止處而不底滯象劓南籥皆舞者之

所執也象劓武成湯伐桀自稱聿永元聖人之難也聖與之戮力則非無聖

佐矣此以放伐為丁勤而不德勤勞而不德自矜其德觀止矣請

其難也服虔非也觀樂止說晏平仲說音悅下必加於戮刑戮必懼猶

不足常警懼猶且不足君侈而多良大夫句良大夫指韓趙

句非王餘昧後立昧兄弟相及餘敗而亡王舟舟王乘舟也母

老子弱母老子弱服虔杜預為是大氏司馬遷文錯

王僚可殺而光可立也是無奈何却承母老子弱

而言故光對曰我身子之身也不爾下文鉞交於句

是奈何我是無奈何我無若是何門階戶席守

何也者直階者主王僚之親也親近也人夾持鉞鉞劔也非我

生亂非我始立者從之不在嫡庶之分唐蔡皆怨之

唐侯蔡侯欲弒昭王其父為平王所越使死士挑戰患吳

之整呼自到使吳師屬之且越因擊之敗之姑蘇

云姑蘇臺吳都所在吳伐越迎爾而忘云云而汝

份解昔有過氏殺斟灌澆殺斟灌撫其官職以德撫

之不亦難乎不亦患難乎能辛苦能讀徵百牢索以百

待是棄吳也不伐越而相通乃使厚幣以與越平遠

云與越平後又九年而滅此九年中猶可圖存也將志衰勢失坐以須斃耶

齊太公世家第二

申呂或封枝庶天子之子孫或為庶人四嶽之素知

而招呂尚果如此說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散闕

後與二子出奇計羣公盡懼羣諸客寢甚安寢臥夜

衣而行不及改簡其禮簡簡都治臨菑定都拉殺魯

桓公拉折紀遷太其邑紀侯昔譖烹齊哀公故齊伐

在公宮句無寵句反而鞭云云反還於宮也即匿襄

公戶闕隱襄公桓公元年是年小白立故次第小白

奔莒宋儒以子糾為弟小白為兄於孔子仁管仲不

昭之以桓公為兄一時為文帝避就者豈可以据乎

乎審矣。且管子載召忽言云。百歲之后。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是子糾當立。有先君之命也。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罪。自無所道矣。君之尊

臣無以增君。君已尊矣。臣不愈一小快耳。愈讀曰蕩。偷苟也。

公。搖蕩。桓公聞而怒云云。子龍云。伐蔡以偏楚也。其以蔡姬為兵名者。使

楚不若實征之。若汝。包茅不入。祭祀束茅。灌之以酒。備也。

所謂縮酒也。陳袁濤塗詐齊。事見于僖四年。左傳。秦穆公以夫

人云云。穆通作繆。穆公以夫人。故入夷吾。夫夷狄自

置。束馬懸車。言天下無事。殺子以適君。言圖適於自

宮。以適君。衛共姬。亦有寵。因內寵殺

羣吏。宮中空莫敢棺。宮中無人。無敢乃棺赴。乃

喪。諸侯。要其後立者五人。要。求也。後立。宋以桓公云

云。再言之者。發宋襄秦兵敗於殺。為晉使庸職驂乘

庸職。即左氏閭職也。二人浴戲。丙戎庸職二人。浴于池。相戲。實

激之。高國喪其偏也。逐之。高國二家。喪崔夫人笑之

御克曲背。救魯衛戲之。戲。三軍之偏也。令齊東廠。齊

晉。東令齊。龍畝為東西行。則晉車馬。以暴為後。為後

厚禮諸侯。頃公欲王晉。欲使其驕也。弛圍。撫止

靈公。晉焚郭中而去。左傳。襄十八年。十二月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

世家

上歷階不聚足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師訓衆謂衆公子也重言之者哀之甚

田乞僞事高國者田乞即陳乞也高國受命立子得祭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之

君得君之寵敗二相二相高昭子國惠子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田乞之妻也田乞言妻有祭故何休辯齊俗焉祭而無牲至薄者也蓋謙之辭乞誣

大夫曰誣詐也言其情季姬自以其情言於康子是為簡公季遠云簡公壬

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若簡公非悼公之子則下文何以曰與父陽生俱在魯

田成子憚之成子乞之子常也使公孫言豹豹使公孫言己之意子行曰

田逆子行非不利也非公家之不利也需事之賊也需遲疑也有如

田宗言子若欲出我誓殺子蓋懼之也攻闔與大門所不誓辭如田宗舉其先祖誓也

成子在公宮故攻大門乃出也出奔大陸子方大陸復姓余有私焉是我

私於田氏也智自泰山云云二千里此言適齊所觀之地勢也多匿知音知

建國本謂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

魯周公世家第二

同姓戚者戚者外親也天下未集集成也言天不豫豫樂也

乃繆卜繆與穆通穆敬也自以為質質者請以躬代是也乃命于帝庭質字義勝矣

勤勞阻疾阻艱難也如阻饑之阻乃命于帝庭功今此改作質

數佑四方孔安國云言不可死也即命於元龜卜筮皆傳鬼神之命者也

之許我許與否以我以其璧與圭歸歸歸于王其無

史記卷之三

害。季遠云。尚書不言入賀武王。若如史記。則周維長公代王之說。宜已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終是圖茲道。當上屬。能念予一人。念我武王之能金

滕。滕緘也。緘之以金。故曰金滕。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辟。辟也。無以

告云云。無以告。猶云。無解說也。異母同穎。書作異。畝。蓋異畝。而

一穗。根莖母也。故義亦並通。作嘉禾。公得王所命。餽禾。故曰命禾。

東土以集。通。以已。王亦未敢訓周公。孔安國曰。成王信

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自揃其蚤沈

之河。揃。剪也。蚤。與爪通。為人父母云云。父母之造業。勤勞。唯

尚書文異。嚴恭敬畏天命。自度。自用。言乃謹。則不

則喪畢發言。密靖殷國。密。安。靖。治也。久為小人于外。知

小人之依。依。依也。無不率祀明德。率。祀也。敬奉。誕淫厥佚。

誕。大也。言大。其民皆可誅周多士。光縉謂此。八日中

是不暇食。日過中。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功。事也。孔

公乃自以請。二公及王。二公。召公。惟予幼人。弗及知。

命為己事。惟朕小子云云宜之。言我國家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

喪三年然後除之。革其禮。教民父母。乃歎曰。夫

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言政不簡。則不易矣。作矜誓。

尚書作。無敢傷牝。軍所在。必放傷民。費誓。牛馬牢。故以此戒。魯人三郊二隧。

尚書云。自朝至于日中。不遑食。

言魯人則更有他國人矣。故孔安國以為魯總諸侯之兵。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者。己為師主故也。

時爾芻芟糗糧植幹時具也。芟乾芻也。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是自誅王命也。是自誅從先王之命者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將有出行之議。摺其脅摺與拉同。與梁氏女

戲。戲以慢言。請魯求內之。求納申齊王子城父。齊大夫也。楚

莊王彊圍鄭。彊言兵強也。使我殺適立庶。我者猶云我魯國。非文子自稱。

乃不一本作乃止

也。適謂或諫乃不。不不為也。三桓氏分為三軍。杜預云。魯本無中軍。

立長。不猶無也。言無母弟則魯恥之。使魯公送與晏

子惡。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不即

子狩竟。竟與境通。偽讒臧氏。偽當作為。按左傳作為讒於臧氏。言構讒於臧氏之

氏之。匿季氏。逃奔於季孫之家。以難告昭公。且難乃反。郈氏曰必

殺之。言殺季平子。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申豐汝賈。豐賈皆季氏家臣。

有異焉。子將自言我有怪焉。六卿為言曰。為平子言也。為去聲。陽

虎私怒。陽虎欲葬平子。以璆璠季氏臣不可。陽虎怒是私怒也。季桓子。季平子之子。季

孫以從政。使陽虎執魯政。至繒。地名。左傳作鄆。不足責禮乃止。不復

余及歿乎。哀公問武伯也。卑於三桓之家。季遠云。自此以後不紀三桓其衰微

之故不為家人。家人齊民也。韋昭云。庶人之無官職也。何其戾

也。言其揖讓之儀則是。而其行事則反矣。

燕召公世家第四

君奭不說周公之孚遠云。召公疑周公當在管蔡流言之時。及作君奭則召公欲遜位。而周公留之。尚書本文。保又有殷保安。又治也。此周公引自見傳註誤也。

立寵姬宋宋作宗為是。故劉氏云。其父兄為執政。敗于林營齊伐王也。

蘇秦云云懼誅易王知之。故懼誅。乃說王秦說王云。臣居燕不能使燕重。

而在齊則燕蘇代弟。秦之禹薦益已以已配益蓋古稱重。易王許之。

啓為啓人亦同。索隱讀人為臣。非也。下文及老要黨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此豈臣字之義哉。

聚眾要結將軍市被及百姓云云及字。當做及至之。及不當做又及之。

及光縉士卒樂軼獨唯聊莒即墨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解得之。

鄰而不歸。則為趙王酒獻酒。以五百金為壽也。羣臣皆以為可

此聊字衍文。卿秦攻代卿姓將渠將亦姓也。非自為為王也並為

可伐。破卿秦樂乘於代樂毅傳作禽栗腹樂乘是時燕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樂毅

亦往來於燕趙為客卿。逐之五百餘里此逐燕王偏軍也。圍

其國圍燕國也。廉頗不聽攻樂乘廉頗怒攻樂乘。先是樂乘亦與樂閒俱奔趙。

封樂乘為令龐煖將也趙令龐煖將也。秦虜趙王遷滅趙遷

幽穆自立為代王太子嘉率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為王。崎嶇疆國之

間崎嶇不安貌。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解卷三

燕世家管蔡世家

九

蔡叔度者蔡叔度所封國也康叔封康畿內國名後從康徙封衛率德馴

善循有德人馴習善道為魯卿士卿士蓋冢宰之屬如漢丞相

功卿士餘五叔皆就國五叔管叔曹叔成叔霍叔康叔也索隱非也請楚文

王來伐我云云有功此息侯請楚使楚莊王卒楚莊王卒孚遠

邊楚依楚為存故此傳專序楚事為蔡公楚僭令是為平侯復封蔡國為諸

侯吳師引公而以解過解說其罪也輔拂拂與弼通

國吳師引公而以解過解說其罪也輔拂拂與弼通

曹世家附

欲觀其駢脅比合為一會諸侯復異姓復與豈不欲

引曹之祀者哉據夢振鐸止之請之則豈不欲祀忽

諸柯維騏解得之言假令公孫彊不修其政叔鐸之祀忽然絕矣此言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也正義非

陳杞世家第六

其後因為氏姓其後其後孫也故再赴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已以甲戌來赴卦得觀坤下巽上觀復己丑來赴坤下乾上否

觀國之光六四最近于至尊在上卦之下以陰居陰位為得其位是諸侯之象諸侯而近于王

朝于王之象古者諸侯朝于王王以賓禮禮之是國之光華者也此以變爻占之利用賓于

王陳為三恪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所殺蔡人衷其

衣以戲於朝左傳云衷其相服杜預云衷懷也相近

之衣於裏也。民何效焉。上之所為。下必效之。上之所為如此。民何效焉。因縣陳

而有之。分其國也。弒其君郊敖自立。句初哀公娶鄭。句

哀公病。左傳云。廢病。自經殺。自經。自縊也。為陳公。縣大夫。虞之世

未也。虞之世數未盡也。其在齊乎。雖於此存乎。而於齊存。空籍五歲矣。

以其立年為五年。是空其年籍也。○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遂。名也。垂

益夔龍。四人並見尚書。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舜禹身為帝王。稷之後周。

契之後殷。至禹於周。至。于禹之後。其後越王勾踐興。越

勾踐亦禹之後苗裔也。

衛康叔世家第七

作梓材。具于尚書。好而無子。好。美也。生子蚤死。陳女蚤死。詳為善

州吁。詳與通。及聞其惡大怒。惡。所讒也。與燕伐周。齊襄奉王命伐

衛則惠公復入。是周力之賴而反。八年復去。于周。晉

公子重耳過無禮。字遠云。衛君賢者而不禮于晉文。蓋以遷國之初。力行節儉。未遑外

事也。子龍云。方是時。衛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外傳所載甚明。私於周主鳩。主鳩。行

孫良夫。衛大夫。巧言之卒章。宿衛。河上邑也。故取於居河之麋。欲以怒

孫文子報衛獻公。欲報公之辱己。擊磬。奏樂也。曰不樂。季子聞之。曰。其

樂。音不。弒靈王自立。句不敢當。或云。郢之遜讓。不愧于

子何哉。愚謂。郢知蒯聵之勇。必求入。又且趙氏助之。其勢必不能拒。故辭以輒在。其心非真讓也。謂之明

司馬遷刪
裁左氏文
反冗煩

于自見可矣。豈可與季札比哉。**免子三死**。三次犯死罪。無蒙衣而乘車。伯姬氏。懼母。蒯杖戈而先。先導也。召護駕乘車。

召子路使護駕乘車也。按左傳。護作獲。服虔杜預皆云。召獲。衛大夫名。若以為大夫名。則中間突然。則衛大夫。文義煩碎。蓋史記據左傳作世家。則子遷所見左傳。古本作護。非大夫名矣。杜預服虔。仍其誤字。釋之。當從史。行爵食炙。使告子路。召之待之。飲酒奉出。記為正。

公輒犇魯。魯。齊。奉。出。公。犇。仲由將入。欲入救也。是公孫也。也。呼辭。如回。太子馬用孔悝。孔悝本事出公太子也。賜也之也。太子馬用孔悝。故下文云。雖殺之。則悝之劫。孔悝以求入也。非欲殺之也。子路在外不知。惟恐太子殺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悝者。繼之。言雖殺無故欲救之也。

益必舍孔叔。孔叔。即孔悝也。舍。猶赦也。**怨太夫莫迎立**。蒯聩。怨大也。**乃止**。莊公聞羣臣欲作亂。乃不誅大臣。**戎虜何為是**。何為是。猶云用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言欲翦除之。**獨有濮陽**。邑在濮水。陽。不敢明驪。姬之過同。過。罪也。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及祖伊云云。及。下者。次于微子數諫辭。**滅阮阮國**。阮。字。懼禍至。祖

于殷。懼禍至。是何能為。言西伯不未能自浚。死與去。二者者。

乃問於大師云云。采。尚書微子篇。叙之。殷既小大云云。言小大

皆然。乃無維獲。有罪辜。而無維獲之。今殷其典喪。殷典喪

廢。殷遂喪越至于今。孔安國曰。言遂喪。於今。吾家保。

于喪。言微子。卿士也。故稱家。今女無故告。今汝可無大。

師若曰。若。若。乃母畏。畏。不。畏。可。畏。謂。今誠得治國。

治。身死。不恨。言誠得治國。而國治。始為象箸。天子。

而為象箸。箸。似非甚奢。侈。曰。此以後世。視古。爾。堯之時。

采椽。不斷。茅茨。不剪。至于夏殷。雖稍潤飾。殷稱質樸。

其制度。可知矣。按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

想其生也。是象者。絕國之珍奇也。方是之時。珠玉不

飾。珍奇不御。況遠方奇物乎。一朝始為象箸。百姓何辜

不諫。則暴心有七竅。心。常倫所敦。敦。敗也。尚書。從

加于百姓。言天震怒。不與鴻範九等。故不從。嚮用五福。

鴻範九等。是常倫之所以敗也。嚮用五福。天所以樂人。

用五。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水。性本甘。浸潤。從

革作辛。金之在火。別有腥氣。貌曰恭。言曰從。是則

思曰睿。必通。一曰食。勤農。二曰貨。無。三曰祀。敬。鬼

成。一曰歲。四時。二曰月。一月。三曰日。甲子。四

日星辰。二十八宿互見。以叙氣節。皇建其有極。皇。君。

也。謂人君建之。以為民之所準據者。所謂傳錫其庶

其賢者。俯就。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傳錫其庶

民。猶布也。于女極。為女所建。錫女保極。使汝得保

使。得保其位也。女。字。凡厥庶民。云云。皇作極。君建極

皆箕子告武王之辭。不協于極。云云。皇則受之。雖或不合于

為準據。故無不協于極。云云。皇則受之。其所建。而不

罹于罪咎。人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時是也。是人即謂君當容受之。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言既富之以爵祿。然後善道見矣。凡厥

正人。任之而後行其道也。苟上不任。則雖有才能乎。不得施焉。女不能使有好于而

家。好善也。不與祿。不任用。是汝不能使此人。有善于汝家也。時人斯其辜。豈是人

于其母好。於其無善德人。其作女用咎。言若於無德人。錫之福。而任用。則其所作

皆汝以此為民所怨咎矣。毋有作好云云王之路。好惡皆忝。穀王

道蕩蕩。蕩蕩。廣大貌。平平。平。婢。絲反。言辯治也。歸其有極。有極。上文

極是也。言君統其極也。曰王極之云云于帝其順。王極。即皇

極也。博讀為布。布言布施教令也。夷平易也。謂不戾于人情也。訓教也。帝上帝也。言君建其極而布教令

教令不戾于人。用此教之。則於天其順。而況於人乎。司馬遷改尚書文。其義亦殊。今從其改文。以釋之。

是順是行。凡庶民於皇極。布言莫不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君受命於天。故

曰于帝其順。庶民據君之極而行。故曰近天子之光。高明柔克。御高明者。以柔克之。人用

側頗辟。即上文所謂于其毋好。雖錫之福。是也。民用僭忒。在位頗辟。則下民僭差。

瞽疑。九等之目。曰克。以上五者。龜兆之形也。衍貳。貳與忒通。變也。言推其變也。三

人占。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用。卿士逆。庶民逆吉。孔安國云。君臣不同。凌之

卜筮亦中吉。作內吉。作外凶。作內。祭祀冠婚是也。作外。出師征伐是也。曰奧。奧

為煖也。一極備凶。一極凶。極。過甚也。凶。讀曰無言。五者。雖備至。而過甚。則

凶。斷乎不至亦凶。一者。王眚維歲。眚。過誤也。王者有過。誤其咎徵上數

者皆若。如卿士維月。如月兼時。職小

治用明。在上敬其職。則百考終命。考成也。二曰疾。常抱

三日憂。常多微子故能仁賢。故固潛公子鮒祀。家語

祀欲得諸侯。欲得諸侯之心也。凡篡弑之國。因博爭

行。行博局也。牧齒著門闔。死。言萬賈星如雨。如讀六鵝

退蜚。鵝者鳥中之耿介者。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

而不敢。於是乎驗。求諸侯於楚。時楚強。故求楚子魚

曰。子魚即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取鄭二姬以歸。取與

瞻曰。叔瞻鄭大夫其不沒乎。不以壽終也為禮卒於無別。享于

為禮也。取二甥女。是尊卑無別也。有以知其不遂霸也。乎遠云。以上

傳失刪。先襄公夫人。鮑之適鮑不可。防閑夫人王姬

即襄公。其御羊羹不及。左傳作羊斟。以為御者誠哉

言。稱其不華元不臣矣。左傳云。生則縱其惑。死又益

須。今又不諫厚葬也。至河乃還。魚石止華元。事見元

公毋信。母音華向氏作亂。左傳昭二十年。事見行道卒。元

卒。微服衣。微賤殷有三仁焉。以上稱宋國以不寧

者十世。以上論宋之或以為多。云或以為則非通論

為多事而論。未必及它事。當中國闕禮義。弑父兄而

爭國之世。能讓度。兄目夷。蓋不易得。故或以為多云。

晉世家第九

余命女生子名虞命名也名曰成師仇成師皆取成師於戰以為名

大號成之者也師衆也故為大號而大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

也夫名者父之所自命也凡物因名以定文侯仇卒孚遠云周室東遷晉鄭是依蓋言文

侯能翼周也故受王命史記不及亦為疎畧封成師于曲沃昭侯立而不

師為曲沃伯晉侯左傳云哀侯侵陘庭封之非周命也田陘庭南鄙啓曲

沃伐吉孰大焉君臣之間堅固豕祀社稷之粢盛豕

也翼師在制命而已帥師為將者在教以軍旅此里克

而言也言獻公既命將專制命令而已不共是懼何故廢乎當以不

為懼也何以廢立為懼哉共讀為供金玦半環曰玦歸釐於君釐祭之酒肉

妾願云云若早自殺或辟之他國即辭之即若安用

之言無寇而城警狐裘蒙茸貴者之裘也言貴者吾

誰適從適主也言不就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果有

謀矣保於其城乃使兵伐蒲左傳云使寺蒲人之宦

者勃鞞左傳云披斬其袿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有功勲

王室則有封爵封必有盟如漢使河且虞之親虞之

如帶泰山如厲是已藏諸司盟府晉而修虞祀初天子命虞使祀其竟秦疆秦既強

國又穆姬在焉必將擁之驪姬不敢務遠略北伐山

楚是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言受人之托。其人已死。而我負所托。假使其也。

及晉人弒悼子于朝。悼子立而臨朝。殺之於朝。秦晉輔之。荀息之謂乎。荀息苟許獻。計非之。秦云云。之往也。從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言難居其上。其無辭乎。辭者數里克之罪。之辭也。又何

乃言為此。乃言其主意惟欲殺我耳。為公毅。故不及難。平

弊於韓。言惠公敗于韓也。若重賂。重賂三子也。故下與

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與三子謀而出晉君。使人

與歸報晉。使人與邠鄭共歸報晉。七輿大夫。每車一大夫。主之。慶鄭皆

吉。御與右皆吉。遂去。慶鄭不承命而去。將以祀上帝。欲殺晉公。將

以為樂。將相見以歡樂。非欲殺之樂音洛。今乃如此。謂衰經晉庸可

滅乎。庸豈也。卜日立子圉。太子惠公。不憚立子圉。其小人則

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讒重耳。不名者數十人

以近易通。通達也。言自蒲奔狄近而易至。盍往乎。乎遠云。觀

於桑下謀行。行公也。齊桓既卒。犯肉腥臊何足食。按

語云。若無所濟。余未死。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

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

史記卷之三

晉世家

十七

馬用之。此言即事不成。重耳甚卑。雖用敵國之禮而自處甚卑。時方寄寓。宜如。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過亦多矣。自其罪過亦此也。

多請從此矣。欲免其死。其母蒲翟乎。今君即位。其能無如蒲如翟。欲為君害者乎。言有蒲翟之秦所與文公妻者。妻去以弟帶。難。公惠懷無親。無親黨。上賞其姦。從已功。是冒罪也。而賞之。是蓋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言身之文也。飾也。防我以德惠。德恩也。毋以令于天下。政反。晉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願以聞執。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賞之。是蓋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言身之文也。飾也。防我以德惠。德恩也。毋以令于天下。政反。晉

難。公惠懷無親。無親黨。上賞其姦。從已功。是冒罪也。而賞之。是蓋亦求之以死。誰懟。不求而死。言身之文也。飾也。防我以德惠。德恩也。毋以令于天下。政反。晉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百。人。乎。遠云。乘軒者三百人。蓋小人濫位。願以聞執。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之資也。謂資於此。救衛不卒。不卒。不遂也。美女乘軒者三百人。詩所謂三百赤芾也。今云美女亦誤。

伯臣。曹伯之臣。豎侯孺也。國異姓。于國也。晉始作三行。杜預云。晉置上中下三軍。合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東道交。交作主。為秦。為秦所恩施。墨衰經。以墨染其衰。也。言未報秦施。墨衰經。而加經也。咎季子犯。左傳。作曰。太子夷臯少也。靈公先君愛之。先君謂其弟樂。公

季。作曰。太子夷臯少也。靈公先君愛之。先君謂其弟樂。公

季。作曰。太子夷臯少也。靈公先君愛之。先君謂其弟樂。公

季。作曰。太子夷臯少也。靈公先君愛之。先君謂其弟樂。公

季。作曰。太子夷臯少也。靈公先君愛之。先君謂其弟樂。公

子懷嬴所生出在小國公子樂僻也僻陋也先蔑隨會正義非也

奔秦去年使先蔑士會如秦肅熊蹯不熟肅，秦前數

諫也前進居處節左傳云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也欲以去

趙盾令先母及難先難並去聲弃人用狗不養士而以為

陰德也為公盾昆弟杜預云從賜趙氏為公族晉驪

亂盟誓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之官公族之官掌教公子弟者也及成公即位宦卿之適子為置田

邑以為公鞏胡佐之郤克佐隨會彙書佐朝朔先穀

上軍大夫將率離心將帥各異心見使解楊給為救

宋使解楊往宋使無降楚卒致晉君言左傳云登之

人而告之遂魯使蹇蹇跛辟卻克老休致仕也頃公

齊頃蕭桐姪子左傳作蕭同叔子杜預云同叔蕭君

母故遠奈何必得之不義句欲以令天下求霸力

政不用其計而遂敗楚敗楚于實至召楚至郤子周

孫襄公曾會與國不具齊魯衛之厲公驗之信然使人

規之果見子周季子欺子季子，郤我雖死公亦病矣

我攻公即雖無成而勇不作亂郤至謂人所以劫彘書

中行偃于朝劫以執朝武宮武宮，曲沃文襄文公不

臣者七人夷羊五或諫公詳見微遣彘遲於曲沃齊

地屬鄭起子從亾在吳子從起名為閼越大夫常壽過而作

亂國人閒啓壽過而為亂也為吳閼使為閼使並去聲從師于乾谿靈王猶在

乾谿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亦如余乎甚是甚於王能無及此乎

自以為大福不再為君太福也一奔不可再得王覺而弗見銅人弗見

以二女從死也余不忍因棄疾得立乃去觀從度及難乃去

靈王入矣是棄疾使人言也曼成然棄疾之黨國人將殺君司馬

將至矣國人將至獲五率以歸率與

至其子失之康王卒子員立是為邾同惡相求疾棄

誰與同惡好則亦不得同惡有寵無人有寵

有謀而無民有良謀而民心不歸亾無愛徵楚人無愛念子

芊姓有亂芊楚姓也從善如流齊桓能從善先大夫子

餘子犯子餘子犯叔向之先人也故稱先大夫惠懷弃民惠公婦好美

好好大子怨怨無召其二子伍奢之子而告以免父死告

聞父免而莫奔父急於度能任事知也尚

開吳召吳人取太子建母而去按

前太子建所當娶也非

言之則致誅子西云若言立庸公是身乎庸公是身乎庸馬也

伏師閉塗使其一帶塗敗之於徐州楚敗齊

以田嬰欺楚之故。嬰子不善而用申紀。田嬰不善，盼子而用申紀。

復搏其士卒。搏猶撫也。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畫蛇而遲成人。

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與三國之相會盟于齧桑。門闌之斷。闌，遮也。斷，

走卒則秦計不為。我計之秦，必不為矣。是我亾於秦。謂賂之一名都索隱

非矣。且儀以前使云云。使公聲下。且大王在，句。至，句。一字

不察於尊名也。為下文王必因二人公孫衍疾。令於天

下。令力。韓魏割上黨，地與楚。業已欲和於秦。凡事已

不足以刷恥。刷，潔也。韓已得武遂於秦。言韓今既得武

拔韓宜陽，取武遂，明年秦復歸韓武遂。明所報德莫如楚厚。韓倚楚得存。

山為塞，皆楚力之賴。事王必疾。言不急。王甚善之。善交。其主弗

敢弃疾也。其主謂秦也。乃詐赴于齊。秦既留楚王，楚當親

者，王實未死。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韓魏齊也。言乃

告于齊曰。太子自齊歸立，不應復告于齊。主父在代

乎遠云。趙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索隱誤也。復歸帝為王。歸帝號，而不稱也。且

稱楚之大。稱，度也。以王何取。据王之心。魏之東外弃

不能，顛越矣。越，墜也。膺擊郟國。膺擊，當擊之也。涖新繳。涖，以石為弋鏃。

也。三國布猳。猳，與猳同。翼也。左縈云云。縈，而引也。因欲圖周。季遠

楚疑周與秦善，故伐秦先圖周也。周王赧使武公云云。東周武公。割周郊

地以優輸也輸送而南器以尊楚言南輸器也不足

以傷民名實不得固不足以軍不五不攻我軍五倍于彼軍而

後可城不十不圍十倍于彼而後可圍聲失天下周之聲也

雖無攻之使裂其地而得其忿弑君之亂惟欲得九鼎而忿陷

弑君君誑楚之名足以尊主屈服楚者其威名足以尊其主欲起無先

先發事者衆故器南則兵至矣九鼎南入楚則三國之兵至矣秦王

趙政立始秦虜趙王遷遷趙王名操行之不得操行之不得謂靈王

驕傲不自知其量弃疾平王為太子建娶秦女美乃自娶幾再

亾國靈王以驕平王以淫皆幾將亡國故云再

越世家第十一

日夜勤兵約束法令爭者事之末也韋昭云賢者修其政德而遠方

來歸不修德而徒用武者行者不利越語作先行持滿者

與天韋昭為是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韋昭云與人之心也節

事者以地以與通韋昭曰與地法地也其卒王霸王去何遽不為

福乎遠窘也置膽于坐膽主勇氣故置之以示坐臥即仰膽吳越春秋

云懸膽於戶女恣會誓之恥耶此對膽告也今乃復殷給殷大

怨潑於楚越為楚越所怨深也是我連其權譬如權衡親楚

重矣其父兄不顧楚嘗以父死召二子伍尚歸子胥奔一人固不能獨

逢同越臣也何以在
吳將蠡既飯而遺同
事吳耶

立謂也子晉自乃發習流二千習流習水戰兵也索隱正義皆非也徐天祐云若曰

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子為我從先王試之試用也言當用

之地為不得晉也為去聲言為未得志於二晉也馬汗之力不效二

晉以下二十字相連成義言二晉之合於越而伐楚也

也。不至於覆軍汗馬而可得志於楚二晉之於越如此

此是越之得晉易而況于攻城圍邑乎言越之所求於二晉非欲

攻之以得志也。所求惟下文願云云是已。故不足以

備秦楚之眾之不不此之為不為越之所願也以為齊秦用

於晉今楚眾已分矣復讎龐長沙復扶又反。讎龐並邑名越窺

兵云云發兵窺之也此四邑者四邑。讎也。龐也。長沙也。竟陵澤也不上貢

事於郢矣郢楚都也或為君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有賜封君者如靖郭君孟嘗君是也

濱於江南海上在江南海上之濱也為此事也為欲雪恥也從會稽

之誅主辱臣不死。負罪之人不可復受爵祿將加誅於子雖雷之切辭亦可以見難

與處君行令臣行意君雖有命士各有志可以並行不悖乃裝其輕窳

珠玉治產之資懷其重寶致富之資為生云云為治也約要父子

耕畜約要有所期也。耕畜言既農而又牧也廢居買于賤賣于貴逐什一之利

謂商殺入而歿職也殺入而當刑死固其所也裼器中裼毛布也。藏裼衣器

固請欲行之以少弟不知得金之難恐致浪費曰家督長子有督家事之義欲自

殺以死為請還是披藜藿以給朝夕到門居甚貧

然長男發書進千金然字見長男心中獻遺云云長男

見莊生貧以為有能者不當至窮閭閭里中門也窮

有如病云云勿動言假如我有急病不經宿而死不

原裝勿動以明始殊無短長也短長金之所用某星

宿某宿次舍也下某曰何以也長男無所為也莊生

曾無所初為事弟為弟聲言我之來也初弟今議自

赦赦字加一自字欲以修德報之報補少與我俱句

故重弃財此其所以乘堅驅良堅車良馬

鄭世家第十二

百姓皆僂愛之便安也安予安逃死乎安焉見公方

用事用事謂執周衰楚必興今周將衰封叔虞于唐

此言晉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以此有德于孫與周季

矣先世京大於國大於於京人畔段大叔稱得眾今京人畔

徒故勢失毋相見矣見于左傳以馮故也事見于左

祝瞻請從之從猶犯長且難之且難懼之時祭仲與

俱忽與俱往救齊公使娶鄧女公使祭仲往故祭仲

立之立不敢入厲公為異日迎高渠彌相從相去即

不往也。即若且又何至是。何至于祭仲之所慮。拉殺魯桓公也。言

拉推也。重德不報。德恩德也。初厲公以祭仲立。即謀殺祭仲。是重德不報。我遇誅誠然哉。

已而反與衛。服事于衛。使伯備請滑。王使大夫往助楚擊

晉。鄭助公怒。既子瑕。公欲得叔詹為戮。公殺重耳。故

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卒盟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

伐鄭。按鄭繆公二十一年。即魯宣公二年。而宋文公

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宋世家云。文公四年。鄭命楚伐

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今此云與宋華元伐

鄭。不知華元與何國伐鄭也。上文倒叙楚繆王弑父

代立。而次之。言與宋華元伐鄭。則似楚與宋伐鄭。然

是年。即楚莊王七年。太繆王。幾二十年。非鄭囚華元

之。年矣。且楚宋世家。並是年無伐鄭文。疑此必誤。鄭

受命于楚。伐宋。與下文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合矣。

怒以馳鄭。入于鄭。楚獻龍於靈公。古者凡以物相遺

惟下之於。與子家謀先。先去殷謀。擊羊以迎。君

上曰獻。與子家謀先。先去殷謀。擊羊以迎。君

王遷之江南。楚地多在江南。不忌厲宣王桓武公。周厲王。宣

出祖也。鄭桓公。武舍之何如也。舍。赦。持兩端故遲。觀望

公始封之賢君也。弱不鄭反助楚。晉持兩端不及救。鄭已服楚。今不助

必救。鄭反助楚。楚它日楚復來伐。晉復持兩端。鄭無

所託社稷矣。鄭之令宋毋降。使解楊給楚為。有歿無

助楚勢不得已也。隕命也。無墜君。鄆公。鄆國名。通作

君繻。所以絕晉人之望也。所以成公速。公子子孔云

云而代之。尉止鄭士也。與子駒有隙者。請衛君還。

殺衛殤公。實沈臺駘為崇。見于卜兆。不相能也。

善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是因其故國也。仍祀其辰星。

故曰商星。大火辰星為商國。其季世曰唐叔虞。此與武王

子叔虞別也。此是劉累之季世名曰叔虞者也。邑姜

所生者亦曰叔虞。孔穎達云。將以唐國與之。故取唐

君之名。以屬之參。屬之參星之分。而國太叔焉。封大

為其名耳。業其官。國之汾川。然是一者。實沈。不

害君身。君不及國。祭之名。毋念所以立。古之

遺愛也。古之遺者。謂有古人之風。愛謂愛人。晉范中

行氏反晉。反叛于鄭救之。鄭救范鄭城京。叔段地。

此與晉之里克何異。里克殺奚齊。使人迎夷吾於梁

汾陽之邑。及入立。不與里不能存奚齊。奚齊驪姬所

荀息立之。荀亦多故矣。以權利合。而死于權利。此其

息歿于其難。亦多故矣。常也。以死守節。不能存其主。

此其變也。然不可謂權利守節均同矣。蓋雖其正亦

因事故之如何爾。故云亦多故矣。言不可以一論也。

趙世家第十三

取驥之乘匹。數馬以乘匹。故稱馬曰乘匹。此蓋赤驥。

驟耳。凡八匹。見西王母。西王母。奄父脫宣王。脫其難。

霍公求奔齊。求霍公名。晉復穰。禾實豐。共孟生趙衰。趙夙

獻公。趙衰事文公。年相當也。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
不應衰為夙之孫。世本是也。其宗太子母之宗也。言及食熊蹯。熊掌也。肺不熟。肺羹也。恐其宗與大夫誅己也。

持要而哭。要與。兆絕而後好。兆，灼龜也。趙將世益衰。言

氏將。以致趙盾。致罪于趙盾也。攻趙氏於下宮。晉卿尚疆而

聽命於一嬖人。又莊姬奔公宮。則滅趙氏。非晉君之意也。置兒絝中。絝與袴同。即

不滅若無聲。即若也。而忍賣之乎。而汝。故見龜策。見

以報子至死。言欲沒子之世報之也。辟弟子朝之故也。辟與

子朝敬。我之帝所。帝，天也。秦讖於是出矣。前定徵兆之

秦穆夢。讖。驗。鈞天。中央為鈞天。皆有副。副，貳也。凡物

將大。其胄女孟姚。姚，長也。舜生于姚墟。虞後因氏。辟之不公。命避

不曰諱。懼怪。吾有所見子晰也。晰，明也。言夢中見子

皆子姓也。二國皆子姓也。何謂以賜翟犬。夫兒在側不

謂以賜。姑布子卿。古善相者。范中行作亂。子龍云。范中行

亂。因趙史之舊。范中行氏伐趙鞅。范中行，即荀寅。范

襄等。范吉荀寅之仇人。按晉世家。荀躒。韓不信。魏

不佞魏哆。按晉世家。韓不佞作韓。不知伯文子。荀躒

安于發之。左傳曰。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於鄂鄂。鄂與

直言以酒灌說苑云以酒灌母卹君所以置母卹置猶立也忍詢

詢詐通襄子降喪食謂襄子聞越圍吳降滅其食膳甚於居喪食也按左傳云越圍

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心本不在飲食

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是言親暱之極心本不在飲食

降膳固宜今又夏降於居喪之食故怪摩笄自殺摩與

問也又降二字可以見已正義非也

通各以料擊殺代王字遠云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

廣曰各一作雜則封魯伯子周魯伯當以其圍鄭之

辱以圍鄭之役以酒灌擊之辱故不與也原過從後從才用反後胡豆反莫通不知

何齊三日齊側皆反立我百邑下云遂祠三神於百邑且有仇王仇與

抗同蓋謂武靈王也亦黑龍面而鳥喙喙喙也鬚麋毳頰麋與着同頰頰

須大膺大脣脩下而馮膺亦脣也脩長也馮閑大也自黑龍面至此皆謂其容貌

左袵界乘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左袵胡服也徐云界一作介介乘鎧馬也再拜

受三神之令前原過所見三神禮益慢不禮襄子也浣立是

為獻侯此獻子也而稱獻侯子遷追稱耳自立於代

於代地自立使太子擊守之擊太子名烈侯迨然顏色寬舒貌蓋言能納而

不拒也所與無不充充當也救魏于廩丘救當作敗按魏世家是歲公子

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太與韓昭侯遇上黨遇者會而禮之簡者也魏獻

榮椽魏贈我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置博聞師及左右司

過各三人王召公子職於韓王謂武靈王也曾無我羸羸女

好也。言人曾無以我為美好也。故云命乎命乎。舊說
贏訓端。言我命貴盛。人莫知其端也。正義以贏為姓。
尤其女娃贏。其女名。北至無窮。自代北出塞外。大漠
數千里。故曰無窮。

召樓緩。字遠云。此樓緩另一人。我先王。謂趙襄子。障滏之

險。按障當作漳。漳滏二水名。吳起所云左孟門。於桂
右漳滏。是也。水熱若出於釜。故名滏為險。

地必有遺俗之累。謂必有。不為。簡襄主之烈。簡大也。
名。寵戰國策作窮為是。此作寵。

子也。烈。寵有孝悌云云。字之誤也。此以窮達言。正義
功業也。寵戰國策作窮為是。此作寵。

可謂率。而卒世不見也。卒世。舉世也。言舉世無能察
合矣。此所謂必有遺俗之累。是也。

正義。序往古之勲。序一作厚。負遺俗之累。見于上。正
非是。序往古之勲。序一作厚。負遺俗之累。見于上。正

是非。任驚民之怨。言不顧民之怨也。與莊子驚萬世
是。任驚民之怨。言不顧民之怨也。與莊子驚萬世

此戰國文
字。故當若
是解。

萬世之患。但云驚萬世之患。古文省字。法。禹祖裸國。禹入裸國。祖裸。非樂

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言其功無窮也。使王縹告公子成曰。靈武

王遂胡服。公子成稱寡人胡服將以朝也。將朝。行政

先信於貴。行法自。以輔叔之議。羣臣或有輔。事利國

者。行無邪。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言與貴戚和謀。使

縹請之。句。索。以滋進也。滋與孜通。卻冠絺紩。絺。縫也。

粗拙也。一師而俗異。如俗。中國同禮而教離。中國雖

施之。異俗。則公焉而眾求盡善也。言公於。無舟楫之

用。言無舟楫之備。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言先時不塞。此險欲

公叔節公
子成。

非為守計也負齊之彊兵負恃也先王醜之醜羞也上黨之形

形形勢也教而不誅誅責也且服奇者志淫董份為是言若以服奇為志淫

賢者與變俱賢者度其宜與之變俱行之攘地北至燕代攘拓也王

廟見禮畢廟見始即位而見祖廟主父主父言其子主國而已則父也主父欲

令子主治國留惠文王於國從代道大通句大赦句一出身

微幸必一出身以求幸子必先患先息薦反毋變而度而汝也下而慮而世

同籍之記王命於籍也不容於刑於刑不容赦死者復生生者不

愧言受人之託其人已死已猶存誠能不負所託則假令其人再生我見之我無愧也正義非也吾

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見子止於今年也聲善而實惡適庶怨

之似是名善而其實意在樂禍內得主而外為暴得主謂章為主父所憐也觀此言則

主父已有分國矯令為慢矯令矯主父之令也不可

不備也言盜在主父左右出入不可不備也無故而王乃入言我先入無事故而

後王可入也長子章傑然也傑懶懈貌少子臨朝而長子朝之故其貌如此以主

父令召王異宮故得召之高信即與王戰高信與王俱戰于公子章也吾

屬夷矣夷謂夷三族也主父定死定審也主父死惠文王立遠

云主父已傳位於子此云惠文王立誤也與燕鄭易與地以結好秦取梗陽梗陽

趙然而賢主圖之不必德行祭祀致此太平也唯衆地之所善圖以行之以致之也

餞天下餞囁也以秦計為以秦計其所為斂三百里斂取也齊正義非

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乎遠云正義解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伐者以其服事趙

也此為齊天下屬行。屬行謂相連屬也齊倍五國之約云云

從此以下轉說與齊之利也言若今更與西兵以禁

齊善則齊倍五國之約而為王分其患

疆秦云云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宜為上佼索隱云佼猶好也而今乃抵臯臯罪同以天下善秦以天下之勢善秦秦

不敢秦暴王秦若加暴於王一世之名寵句趙王一世之名為天下所寵大

潦大雨也漳水出溢出也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昌城地名

昌字絕罷城北九門大城罷兵城于城北九門之大城補黑衣之缺句非燕后趙太后

女嫁於燕故微獨趙微非侯則不善哉非不善矣奉厚而

無勞奉讀曰俸俸也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取不全吏

民皆安為趙安於為趙吏民且夫秦以牛田之乎遠曰觀下

轉餉則此言牛田之謂裂上國之地謂韓裂上黨之地入于秦也据

正義解則約驩約好也四戰之國也言其四境皆鄰于強敵四面拒戰也

廉頗攻樂乘廉頗不聽代趙為號見滅秦為笑滅之

以為不信此句中隱不信視地之生毛毛草也言王

代六歲王於地

魏世家第十四

魏大名也。魏高大也。通作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九變。

比屯固比入。此以正卦與變卦言。屯險難也。為堅畢

萬之世彌大。孫也。生子武子。字遠云。世本非楊干亂行。

行陳也。次也。僂辱楊干。僂亦辱也。或說悼公。事見于襄賜之樂。鄭

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韓宣子老。致仕六

卿。趙范智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上文所謂與韓魏

即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是也。文公元年。魏至此初為侯。故周威

王。威烈子擊。文侯之子。出其民。出免其若脫躡然。躡草

也。履段干木。子夏之在闕門之外。謂疏負於魏成子。不勝

為西河守。吳千鍾。六斛四斗逡巡。卻退敗我武下。於

武下之。地敗秦公子朔。按趙世家及年表。並作公子朝。為是爭為太子。武侯之

立太。魏君為趙謂韓曰。按魏君為通鑿作遂圍魏。凌

作遂。圍魏。會社平。是年表及通鑑。作杜平。為敗魏桂林。通鑑

伐趙圍邯鄲。邯鄲降魏。魏師大敗。與秦會彤。彤地名。徐廣

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與秦會彤。彤地名。徐廣

無魏矣。不能為王還矣。不戰而東地至河。東略地相

王也。稱王降我蒲陽。秦圍蒲走犀首岸門。岸門韓地

是年秦大破我岸門。通鑑是年秦人伐魏。魏為從主也。

合從。與其以秦驛衛。言畏秦而釋先言驛衛者。勸釋

之兵者必受衛者也受衛賂者也免成陵君疑受衛賂也乎遠云衛君本意

欲釋圍耳何恨乎成陵君而欲免之請為君北往魏

君其為梁王君試為梁王代請說君我且以君為昭魚曰

奈何其事奈何代也從楚來云云此告梁王代曰吾答昭魚曰梁

王長主也猶云賢主也必右秦而左魏右上也必不使

也必不使之是三人者張犀薛秦來歸武王后秦武王后来歸通鑿云悼

子暗致芒然罷倦貌無任矣用策之臣是受冠帶祠春

秋者助其祭則服其冠帶亦將賴其未急也魏將賴及其未急而秦之來救也

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秦亦將以地殺其所無忌

謂魏王曰無忌即信陵君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呂祖謙之言是今負

彊秦之親負恃也絕韓上黨絕過也若道河內道從也絕漳

釜水絕度也共汲必危共汲皆縣名王之使者出魏出使者約秦共伐

也韓也過而惡安陵氏於秦按國策註安陵君其先趙襄子所封其後附庸於魏魏人

皆欲親秦共伐韓安陵君獨不欲親秦故惡隨安陵

之秦使者已告秦無忌以爲失計故曰過隨安陵

氏而囚之隨坐視也言秦亡安陵氏我坐視任國無

害已魏國豈無害而已乎按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

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矣不患秦之至不愛南國則非也言魏不可以為非己地而不卹也晉

國太梁千里

言魏國之未亡地於秦時

以闌之

闌也

從林鄉軍

猶云

從林鄉之役也

秦嘗伐林鄉

言魏已亾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其界不過百里

韓不可得也

韓不可得也而約也

投質於趙

魏若約趙

請為天下

行頓刃

為公聲。馬行言以次進頓折壞也。頓刃言數接兵刃至弊壞也。

楚趙必集兵

國策云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

通韓上黨於共甯

是時秦欲取上黨

食其傍地韓不能與上黨往來故勸魏假道使韓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

勢猶完也

使道安成

成當作城

出入賦之

賦征取

以其上黨也

是使

韓以上黨質於我也

衛大梁

時衛已附梁

其業未成一方信陵君時秦一統之業未成

史記解卷三終

